

酒徒傳贊楊綿仲

胡耐安

「吾乃高陽酒徒，非儒人也」，試讀「史記」這兩句話，敢情，司馬子長是在把盞快飲，而又不免有其「儒冠誤我」之自我嗟嘆的當兒寫將出來的？當然，也許？敢情似是箇中人，「酒徒列傳」中人，所想像來之自我陶醉的說法？不過，在我所相與交往的朋輩之給與我的觀感，我是喜愛酒徒輩的「酒後」真言，吐露心腹之不詐僞不欺給的真言；這遠比那干自承「儒宗」輩之酸溜溜的談詩禮，講道德，說仁義什麼的；更富於人性之人情味的要安心，快意的多多；安心，保管不會給你一枝暗箭；快意，十足的無保留的；甚至至於床第間事，在酒氣薰人鼻孔裏吐露出來。於是乎，我最珍惜朋從輩中之「酒徒」的情誼；不以生死間隔，而忽視那分情誼的；楊无近，也就是楊綿仲，這位仁兄，實在是令我懸念無已，而莫之或忘的一個好朋友。

獨生子。賢內助

楊綿仲，湖南湘潭人，別署无近；用无字作別號，如呂蕓生之无悶類；那祇是譚幕中「附庸」老總「无畏」的一種標榜式的花招，猶如王安石當權時，因為王的號「介甫」，仕宦中人便爭以甫字為號，時謠

有「表注」「皆帶甫」云云，是不足爲「訓」的。綿仲，具有湘潭人所特有的豪邁奔放的才情；和硬挺不服輸的豪霸氣概。綿仲的老太爺棄養的早，在慈祥和藹之老母親的愛護下長大成人；我有幸屢屢的多次的「登堂拜母」，老人家的慈和，我常笑說：「綿仲的牛皮氣，就是老伯母過分驕縱的吧？」老人家祇是笑笑。綿仲是獨生子：上，既無兄姊；下，也祇有一個妹妹：可憐天下父母心，又豈祇楊老太君一己的舐犢情深而已。老人家給綿仲定的親，那位綿仲叫「文姊」的唐文英，綿仲的夫人；可不比綿仲要大上好幾歲？似乎至少要大過三歲以上？老人家的用意，是希望將「管教」的擔子交給兒媳婦挑起。兩口兒倒還相安無事，難得的是綿仲却沒有「田舍翁多種得十斛麥，尙須換却舊婦」的那樣缺德，更沒有「另外」搞什麼名堂；當然，偷偷摸摸的歪花招，忝在老友之列的我，老實說，不敢爲他「清白」保證。例如綿仲稱「姑娘姐」（姑奶奶）的一位某太太，和綿仲搭訕的當兒；却說綿仲有一類乎「媲美」湘綺老人，他的鄉賢王壬秋之周媽媽類的話柄；是不是事出有因呢？好在，綿仲兄賢內助綿嫂實在是太阿彌陀佛的過分的順從丈夫；既不「告訴」，何必「乃論」。不過，綿仲雖說在家裏是「莫敢予違」的暴君；表面上却還能恰到好處的沒鬧出什麼笑話給人家磕牙。總而言之：綿仲是在母愛、妻順的氣氛下，格外的表現那種任性、逞情的「英雄氣概」。我和綿仲，是在民十二的秋冬間相識於衡陽軍次；晤談之下，知道他在漢口搞一份「黨譚」的江聲報；因爲籌一點辦報經費來到衡陽找譚老總。運不逢時，正值譚老總由督師前線而轉進南退；綿仲祇得隨軍南走廣州，在湘軍總司令部掛上一個祕書名義，就將下來。

辦報紙。無疾終

從民十二的多間到民十三冬，我去曲江參與建國軍北伐的行列爲止；這一年來，我們住在一層樓上，朝夕相處；他的豪放，湊上我的狂傲，倒也水乳交融似的親密無間。

再後兩年，民十五的多間，我經過長沙，綿仲正在辦一張名稱「白日報」，一張四開大小的日報；他告訴我：張八爺（輝瓚，時任二軍第四師長）給他三千元來搞這張報；包給印刷所印，就在印刷所左近租了一間房子做「編輯部」；發行、廣告，也是交給商人承包；雖說因陋就簡，在我看綿仲那付神態，倒也興頭十足。當下，自不免請我吃「玉樓東」，和他在一起搞白日報的周天根、陳伯君輩，也同是座上客。等我到湘西去了一趟，再回長沙時，相隔我去的時間，大約不到一個月；料不到，楊綿仲的白日報，却因爲承印的印刷所遭了回祿；連帶的將白日報的幾十令報紙一齊燒掉。

「白日報，出版不及百日之半，就告夭折的宣告停刊」；這是當時長沙其他「友報」，有如此之惋惜與嘲諷的「新聞記事」。探聽之下，說白日報的一夥人去了漢口；我在長沙祇是路過，也無甚勾當；便搭武長鐵路的火車去武昌。

在徐家棚下車時，巧遇羅溥存；他問我去那裏，我說打算就攔一下，如有便船，當直走上海；再轉海船去廣州。溥存便一本正經的勸住我，率直的告訴我：綿仲正眼巴巴的盼望你的到來；他們一行的來日大



本文作者（右）與楊綿仲（右二）徐業道（左二）魯蕩平（左）民國四十七年十二月在台北合影。

業，全寄託在你姓胡的身上了。說罷，便「押解」着我過了江，坐人力車到後花樓萃仁旅館；綿仲一見到我，不及細問我的行程，等我吩咐勤務兵將行李押到福昌旅館去後；便拉我、溥存，還邀他們住在在一起的白日報夥伴，陳伯君周天根；一同到了一家頗够排場的浴室。直待坐定而後，綿仲才說他們此行來到漢口，係奉中央宣傳部顧孟餘部長電令來漢工作，辦理漢口出版的中央日報，「等因」。

實在的，楊綿仲的確是幹才，在短時間內便有很特出的表現和貢獻，所可惜的是漢口這份中央日報，祇出了一百七十六號，也就是不過半年來的時間。

我和綿仲在漢口與共朝夕的，大約不會超過五個月；從此，我倆便各奔前程；他由行政院祕

書而省政府祕書長、委員兼財政廳長、而財政部署長、次長；我則可憐兮兮的；由學生、教員，而浪跡蠻荒，而奔波江湖；直到現在，仍舊是一個教書匠；找不出什麼「榮銜」可作「銘旌」。

出奇謀。策縱橫

綿仲在中央日報結束，打算在上海再搞無望的以後不久，便西上宜昌，依棲二軍；這時的第二軍軍長已由魯滌平升任，副軍長爲原二軍四師師長張輝瓚調充；魯軍長因病在南京將息，軍中事由張副軍長全權掌握。

張副軍長，別號石侯，他對待譚總部的祕書仁兄輩極禮遇；綿仲在長沙辦白日報，張輝瓚石侯師長也是全仗他的資助。這時，大約是民十六的多間，寧漢雖已合作；譚老總也正在南京，好像是擔任行政院長？可是，唐生智却仍控制着武漢政治分會；二軍遠戍宜昌，孤軍獨處，苦難自全。

綿仲到宜昌後，張石侯待以上賓之禮，詢謀審計，極爲相得；當下決定：由楊綿仲去萬縣說楊森，以宜昌讓防于楊，希望楊能助以械彈；由張星舫（炯，時任二軍政治部主任）去襄陽說方振武，仗譚院長聲威，希望方能派兵助陣；另有某一人去說李榮（曉炎），希望他出奇兵擾亂唐的後方；結果，皆圓滿的達成了任務。這一仗：首先由二軍擊潰唐生智嫡部第八軍吳尙部於當陽；同時，南京方面討伐唐生智的西征軍，正溯江直臨武漢；不待言喻，西征軍的勝利，也就是二軍的勝利。楊綿仲和我說起這一回的經過，口

涎四濺的大有得色；他說：「譚三爺聽我談到如何的和張八爺（輝瓊）密切計議，如何的對楊森遊說，頒其首的贊好」。論功酬庸，綿仲給譚院長留在行政院當秘書；其實，也祇不過「上卯」、「晝到」，辦點奉命交辦的公事；當然，談不上量才擢用，也更談不上什麼「鴻圖大展」。直待魯滌平拜命主贛，楊綿仲出任江西省政府祕書長，才漸漸有了「出人頭地」表現一手的機會。於此，該補充幾句：下走我，當此之時，並未追隨譚院長「翊贊」中樞；而且一連串的「唱反調」，一連串的失敗又失敗；綿仲和我之間，也是早已故人音問疏了。大約在「九一八」事變後一年，我倦飛翻落而安分守法的蟄居在上海教書。一天，綿仲和趙冰谷光臨我的寒舍，冰谷也曾在湘總部掛過參議類名義？是位出賣風雲雷雨的能手，綿仲盡其子姪之禮的叩拜家母；我也殺鷄沽酒的請了他一頓家廚便飯。這時，譚三爺和魯胖公已作古人；張八爺也早已爲匪兵俘去，殉職喪生了。綿仲在言談間，似乎他的「長才」，已是簡在「帝」心，而贏得中樞賞識；我除了裝出贊嘆的神態，又不便說什麼；我記得我曾恭維他「今之劉宴」，轉而想到劉的下場，不免自覺失言；幸而，他正在快意的敷說他理財的經綸；大家嘻嘻哈哈裏，倒未被他挑剔我所說的「語病」。不過，別後，並沒有尺牘往還；再過了一些時候，我得到一份「官差」前往安慶「視導」，綿仲時任安徽財政廳長，他不待我這個「行客」去拜他那個「坐客」，先光顧我所寄寓的來安棧；他說報載我將來安慶，就着人四出探聽，今天得知到我的下落，就趕到這旅館裏來看我。故人情殷，實在令我激動無已；當下，他就要我搬到他的廳長公館去住；我因爲耽擱的時日不多，三兩天就得離去；便婉言的謝了他的盛意。就

在這一天的下午，他又來到了來安棧，邀我去吃晚飯；安慶雖是省會，可是市容不够氣魄；高高低低的街道，不僅不能行駛汽車，就是雙輪的黃包車，也不能暢行無阻；遇到高坡，還得下車步行。廳長的汽車，當然不能開到來安棧門口，綿仲陪着我步行了一段，才坐上汽車直駛財政廳；廳長官邸，也就坐落在廳以內；房子雖不堂皇，倒够寬大。綿仲的太夫人，時正頤養在兒子任所，牽着寶寶孫兒出來；綿嫂仍舊是「寒素」家風，不異當年。

擅理財。存著述

那次的菜，記得是「曹門嫡傳」尹廚子做的；尹廚子，似乎是在幹一個「稅捐」局長？又彷彿說尹局長是來省面陳要公的「述職」之便，廳長要他來「屈尊」的下廚一趟；尹局長特別賣力，還親來我的面前問好、敬酒；不待說，菜好酒也好，旨酒佳肴，我是醺醺然帶醉回來安棧。長江船夫謠，有「安慶有個寶大王」之句；綿仲自己公務忙，特地請一位誼屬故交，而在財政廳掛個名義，吃點閒飯的湖北朋友帥老兄，陪我上「迎江樓」？（在寶塔上層）眺望一番。綿仲問明我的行期，隨即，有一位姓廬的江西老表，在深夜，我已入睡後，來到來安棧；說是「奉廳長面示，要他趁奉公去蕪湖處理地方銀行業務，陪我一路結伴，好事照料」；接着，又表白他的身分，安徽財政廳科長。他更詳細的說出：「安慶這個地方，祇有招商局有碼頭；下水船，大概黃昏時分經過，不會多停；次晨方曙，便到蕪湖，到南京當在午飯前，也許，

還會早一點」。那一回：廬科長接我上船，居然是大餐間；坐長江船，我坐過另花錢買舖位的統艙；也坐過房艙和官艙；大餐間，是我破天荒的第一遭；而且，並不要自掏腰包；甚矣哉，做官的朋友是不得不有，更不可或無也。不過，我和綿仲，仍然還沒有「熱絡」起來；此後，我和他南北殊途的天各一方；我又重復南走五羊城，可惜却沒有遇仙化去。綿仲在對日抗戰前一些時候，似乎以「孔老板」的借重，一說是「陳果老」的賞識，在財政部主管一署；好像有不少「宏圖」和「雄略」一大套，尤其關於「地方財政」什麼的整理方案；也許在財政部的舊檔案裏，依然沒有陳爛「報廢」。我曾爲他邀，過他那「漢西門」的寓所，楊伯母似是在安慶的財政廳長官邸棄養？這時，他家中祇有綿嫂，他那獨生子到蘇州一間教會中學（好像是孔老板辦的）讀書去了，並沒有專任的廚子；綿嫂更臃腫的舉步維艱；綿仲的左臂，也許是右臂，正在找人按摩。我在他家裏住了一夜，他拿出他那花了不少精力所編訂的類似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的一些底稿給我看。綿仲的小楷，頗工整；我送了他一頂高帽子，贊它的「傳世之作」；接着，我又澆了他一盆冷水，我嘲笑他是他們孔老板的老祖宗那干人所指責的「聚斂之臣」；幸而他並沒和我頂槓，他祇皺皺眉頭，作苦笑狀。那一夜，我倆對酌對談的頗爲愉快；似乎？這時，那蘆溝橋的烽火，已是點燃起來了。對日抗戰期間，我會到過他在重慶對岸南溫泉的「家」，一間磚牆瓦蓋的房子；當然，例有的大吃大喝了一頓。行行重行行，我的人生歷程，真是「險阻艱難，備嘗之矣」；這其間：綿仲和我，也甚少互通音問，祇是會晤看彼此相識的人，都會極其關切的作一回詢問；他知道我在教書，我知道他在做官。直到南

京撤守，上海淪陷後，三十八年的七、八月間，我在廣州，以「南來教授」身分，受到教育部的款待；其實，我也並不在乎這一款待，我已另有一份大可說來頗爲「清高」(?)與「尊貴」(?)的榮銜。一天，報載楊綿仲出任徐堪(可亭)財政部長的常務次長，另一位政務次長是徐柏園，柏園也是老友；便在一次過長堤的當兒，躡進了一間樓之上的財政部，拜訪兩位次長，都是因公外出，沒有見到。其時，我下榻一個比楊、徐官位更大的朋友之豪華的公館裏；當天深夜，綿仲打電話來說要來看我，我在電話裏沒說「權駕」；一會兒，他就來到，他說他就住附近；這裏原是廣州有名的高貴住宅區。約定了第二天的晚飯時間，說明了住所的方向和門牌號數；幾幾乎近在貼鄰。綿仲的次長任期不太長，關吉玉(佩恆)接替了徐，他也與徐可亭同其進退；離開了財政部。之後，我在廣州淪陷前一週去了重慶，接着就成都、雅安跑了一陣；在重慶告緊，成都不安的當兒，我飛到了香港。在一個巧遇裏，我記得，那是周遊子請客，楊綿仲也在座，那回綿仲借酒發瘋的痛罵了作東道主的周遊子一頓。從此，我和綿仲，便不時的常常晤面；那時，我住在九龍，綿仲他住在香港「半山區」一間還算不差的或者毋寧說高貴的住宅，聽說那是搞錢財機關安排，作爲安頓有關係而又高級人員的藏身之所。

雖窮蹇。仍好客

他再三再四的要我過他那裏住，在盛情難却之下，偶爾的我在他客廳裏搭并行軍床住幾天；曹蔚子得

意的高徒柳胖子（世和）也住在他那裏。我每回去住時，綿仲便要周表姪女（這時已是他的佳兒媳婦，奉翁姑命主持家計）拿點錢，一百港幣或多一點，勞煩柳胖下廚一遭；旨酒、佳客，老朋友在劫後異地快遇；當然，也算是一生難再，而不太多得的爽心樂事。怎奈，綿仲手頭，原沒多錢；儘有的一點錢，多虧一位姓吳的「舊屬」，替他盤算點利息，做日常澆裹。他那好客的習性不改，加菜添菜，累得「巧婦」時苦拮据，不免錢難够用，難為無米之炊。周表姪女在阿翁責難家用太多，交帳奉算之際，惹發了綿仲的「窮」牢騷，不留情的責難了佳婦一頓。周表姪女也不免苦恨無已的，在：「綿叔，你老太過分了吧」的淚聲中，就離開香港，遠遠的走了。沒多久，綿仲也深感「香港居，太不易」的捉襟見肘的難以再歎下去；比由周子若（德偉）一千故交的安排下，舉家遷來臺灣。我來臺灣，比他要遲後三五個月；我，大概是民國四十年一、二月間到臺灣的。這以後：直至綿仲之死，民國五十年四月八日夜，整整十多年的一段時間，才算是我倆真個「推心置腹」之「傾心快談」的彼此以真面目，絕不戴上「虛偽面具」的，吐露衷曲而開誠相見，用不着爾虞我詐之真正够朋友的一段時間；既無相與爲利，更無相與爲害；彼此之間，絕無任何「作用」，逞其「機心」什麼的運用的。我住在郊區，每回入市，定必抽出一點時間過綿仲的泰順街住處聊聊；有時，綿嫂背着綿仲向我挪點小菜錢應應急。我一定要將這樣的一個歷任許多財政廳長和財政部相當職位的，也就是在「錢堆裏打過滾來」的人，竟然，「一寒至此」的窮況，寫將出來；並世而論：楊綿仲，該算得上是一個「蓋世無雙的清白吏」吧！我對綿仲，嘗笑他幹了一輩子的「財」務官，祇不過逞其

「聚斂」之能事的「徒然作嫁」。說實在的，我壓根兒不贊賞楊綿仲的理財能幹，什麼整理國稅的方案，什麼地方財政的規畫，和許許多多有關財務行政之建議、條陳那一套，那祇不過盡培克能事的：間架、炭山、酒榷、女閭類一套聚斂花招而已。

嚴公私、不「混帳」

我之欽敬楊綿仲的，也就是願與之論交的，是他能「公、私分明」的絕不「混帳」。我和他在一起時，我見他漫無準則的隨便用錢，也曾見他拿朋友們的衣服典當請客，當然，事後會贖取歸還，可是，說起楊綿仲，誰也會相信他絕不肯私帳公報的「揩公家的油，飽自己荷包」。我在他窮發牢騷際，發他那一連串搞錢的，爲公家充裕「國帑」的一些良規宏圖之整套的搞錢花招；而到頭來落得個日食唯娘的大牢其騷後，他還有一付歉疚無那的「自貶」之辭：「幹度支的，他最佩服閻丹初（敬銘），同、光朝的理財名臣的生財有道，而持身儉約」；言下，似乎有其「自視欽然」之感。我常是轉着話題，勸慰着這位幹了半輩子財政官吏而晚境苦窮的老友。有一次，我和綿仲調笑，問他爲什麼沒有「愛國獎券」的那一套「生財之道」？他期期艾艾的強辯着：那，那不是盛世的良規！談來談去，談到世道人心什麼的，那又祇能相對無言的「萬千」了一番；實在的，放眼四顧，沒有什麼好說。

在臺灣，綿仲靠着臺灣銀行顧問類一點點夫馬費勉事「澆裹」，其清苦可想而知；然而，他那好客的

慣性，還是一仍舊貫的不少更改。留飯、加菜、備酒；即如我，每回過他那裏時，總是一疊聲的亂叫：「彭嫂，胡先生來啦」，「楊娉姐，將床底下那瓶好酒拿出來」。真個，我每回走進泰順街，那條巷口的那一剎那，常常會足踟躕而不忍前；祇要你一進門，飯是非吃不可。綿仲的牛皮氣，像我和他，如此交情的朋友，如果是過門不叨擾他一頓飯；那，他是難以忍受的呀！嘗記：聽人談到樊噲廟的門聯，「仗義半爲屠沽輩，負心多是讀書人」；綿仲每年過生日，難得的是開健樂園的胡少懷，定會做幾樣菜，親自送去，年年如是；另一面：那些平素尊稱「綿公，綿老」的曾經「利用」過楊綿仲的人，似乎却已「絕迹」楊門？綿仲，有一次和我談起：張道藩頗够朋友，特地爲他在立法院的財政委員會安排一個「專門委員」；救窮吃飯，也不必計較當年什麼的；怎奈、民意機構，似乎又未免是「麻布袋袋菱角，個個出頭」；好像？綿仲也曾上過幾回院衙？不待言喻，楊綿仲是寧可挨餓，不會笑臉迎人，何況還得逢迎許許多多之不相干人的笑臉，討取一點點的賸食殘羹；窮、讓他窮吧。似乎不過一兩個月，就辭職不幹了，此楊綿仲之所以值得贊美處。漢之世兄聽者，有這樣的父親，是够你驕傲的。綿仲對我，還有一件事值得一記：大約在四十六、七年間？綿仲「探」知我爲找房子，需要錢湊數；他「主動」的並未「事先」徵求我的同意，他和周子若商量，他倆各借兩千元給我應急。其實、他也是「乞諸其隣」而來；老實說，這時的楊綿仲，根本沒有兩千塊錢借給他人的「可能」呀！當我將錢還他後，那時、正當臘鼓緊催之際，他向我苦笑着說：「如果你不還我兩千元，我幾幾乎過不了年」。我告知他：我騙了一筆稿費，一萬來元；你還要錢嗎？他搖

了頭；他又問我：爲什麼急急的由郵局匯來？等見了面交我不好。我說：因我知道你和子若並不是富有，尤其是閣下，更是皇皇然的時有在陳之厄；子若固然是不嗟其無的有魚有車，可是，他絕不會是一個墨吏。謝謝老朋友濟我之急，我也應該量一量老朋友的境況，過年如過關，何況又正值手頭有錢，難道該鼓著自己的荷包，而不看看朋友之空空如也的荷包？你揚綿仲，還該結識這樣的朋友？因此，特地將你們兩位的錢，同時趕在過年前郵匯奉還。隨卽，我又答辯他爲何要由郵匯，我用嘲笑着的口吻，說虧他還是搞財政的能手，銀錢來往，口說無憑，必得有所憑證；由郵匯者，可不是鐵硬的憑證？還怕閣下再來一回「訛詐」不成。當下，彼此哈哈大笑一陣終場。綿仲之來臺灣，子若幫忙甚多；子若也是一位血性男兒的好朋友。谷錫五兄（顧孟餘先生的親信祕書）的身後事，多虧他一人承擔起來；我倆分居兩個相隔不太近的地方，他公務鞅掌，我生性疏懶，久矣乎不相晤談了；願祝安好。

醫院回、淒涼逝

綿仲死於民國五十年的四月八日，好像在他死前個把月，我曾去臺大醫院看過他；他患有糖尿病，眼睛看物不清。早在那年過舊曆年時，我去他那裏拜年；綿嫂癱瘓在床，綿仲在踏踏密上摸索着；那村景象，累我飽含着辛酸之淚，和他道別。再後些時，綿仲的表姪張尚德來看我，他說，「綿伯已經回家，住醫院太貴」；隔不幾天，得到綿仲逝世的噩耗，我去綿仲內弟（也是妹倩）唐季涵家，參與了爲綿仲治喪的

會議。我不喜愛做輓聯，我每一見到「大人物」死喪中揭露在報端的輓聯類全是諛頌語彙的連串，不自覺的爲死者「難堪」；綿仲之死，我不能不寫一付輓聯，譽之過甚，有傷我德，便如此以「念舊傷逝」的拚湊十八個字：數高第舊侶，又傷一個；有方與贖稿，自足千秋。高第、當年譚總部在廣州高第街，贖稿，指他歷時「三十年」(?)纂訂而手寫的那份遺稿。綿嫂，似約在綿仲死後一兩個月?也悄悄的離開了人世!

綿仲生前，我曾以嘲笑的口吻說他一大盛德的善舉：爲彭嫂找得一個頗過得去的安身立命之所。當其死後，我嘗以沉痛而又夾著愉快的心情，默默的自語着：楊綿仲的獨生子，要能有其「自立」的前途才好；漢之果眞能够在其父母死後成了家；現在，並且有了孩子；而且，還能常常見他寫的東西，行文措辭、立意，頗爲老鍊；故人有子，慶幸慶幸。綿仲夫婦，死而有知，該是如何的樂不可支呀!

綿仲饒計謀，可是「自謀」太拙；苦恨壓了一輩子的「金」線，倒下來仍然是仰仗友好爲他料理「身後」事；眞個是徒然爲人作嫁而已。綿仲能寫一手頗爲工整的小楷；來臺灣後，我才知道他還能做桐城派的文章；他給我看他爲某些個「名公」寫「五十初度，六十壽慶」，爲某幾輩「賢達」寫「先君行狀，先妣事略」類；我甚贊賞那些文章，可是，我從不當面給他恭維。有次，我淡淡的說：「何必操這些心，五十、六十，又算得甚麼?他人爲顯其親，關閣下甚事?」他笑了笑；此後，是很少給那類東西我看了。其實、文章千古事，綿仲那部方輿紀要類遺稿，我的估計，是可以傳世的。我曾一再叮嚀漢之世兄：這部稿

子，千萬不要失却；頂好，趕快將它印刷出來。偶過唐季涵，談起綿仲的詩；季涵抄有三首，(一)初客香港：漫卷詩書問海濱，不妨小住却風塵，青山層疊驚雄戍，白髮淒涼避老臣，深鎖烟霞詩境界，獨饒聲勢浪精神，浣花溪畔差相似，不及成都尚有人。(二)和伯端(季涵長兄)除夕元旦：鼠尾徂龍首，違家歲四除，初驚傳警報，得過且安居，對酒愁仍在，治生計亦疏，驕秦惟一事，腹內有藏書。(三)同上：一夢先天曉，新和舊已分，道窮如昨日，迎歲有青雲，紙發千秋筆，詩成千萬軍，平生無限意，相對欲何云。好像？他所給我看的詩，有四首軋轅體的七律，似比這幾首好？

不過，却難得稱做詩人之詩！若加評分，不敢阿私贊美。

我想：楊綿仲這一生，那些撈什子的某也某的頭銜，值不得齒及的；如果認為楊綿仲有其「不朽」什麼的，那便是那部方輿紀要類遺稿。綿仲長於我者五、六歲；他死時，大約祇六十五、六？傷哉斯人，今世難再得矣！我和綿仲，嘗因語言衝突，相向的對罵過；也嘗因酒醉失態，相向的揮動過拳頭；還有，下棋時為一顆子，打牌時為一張牌；鬧得不歡而散。可是，大家在事後，烈風暴雨般的過後，和陽霽日仍復顯現；又嘻嘻哈哈的笑在一起。

老實說，我和綿仲，或者還有綿仲之于他人，大家絕不心存芥蒂的「暗算」快意；總之，楊綿仲的熱心、快腸，就我來說，實在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好朋友。寫此些些，願和綿仲有交情的人，一同在此來為這一個一輩子沉湎于酒，既不以病忌酒，也不以窮絕酒的酒徒致其禮贊。

人物春秋

(選自中外雜誌廿卷五、六期六十五年十一、十二月號)

一三八

